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NEW 新

故事会

®



STORIES

怨女故事

STORY SELECTION

7.8

723

上海文艺出版社

怨女故事

故事会爱好者丛书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怨女故事/《故事会》编辑部编.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1 重印
(故事会爱好者丛书)

ISBN 7-5321-2140-2

I. 怨… II. 故…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5654 号

责任编辑:吴复新

封面设计:王志伟

怨女故事

《故事会》编辑部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字数 155,000

2003 年 1 月印刷

印数:55,401—70,400 册

ISBN 7-5321-2140-2/I·1736 定价: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64780222



此书谨献给故事爱好者

《故事会》连续十多年发行量在全国各类刊物中名列前茅，它如此兴旺发达，离不开海内外千百万故事爱好者的支持。此情此谊，令人难以忘怀。为更好地为读者服务，我们在尽心尽力编好刊物的同时，决定编辑出版“《故事会》爱好者丛书”。

丛书分别向读者推荐、介绍各类故事精品，开掘传世名篇的潜能，奋力捕捉社会生活的热点，通今博古，情趣盎然。

丛书对读者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对作者也具有较强的借鉴作用。

故事会 编辑部

故事会®



讲述老百姓喜爱的故事

400万读者理想的选择

邮发代号：4-225

32开本 定价：2.50元

每月2日出版

(中国名刊《故事会》注册商标)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出版

◆《故事会》1963年7月创刊，是全国故事文学中牌子最老的刊物。

◆1985年7月，《故事会》发行量达760万册；1979年至今，已连续二十多年位居全国期刊前列；在世界综合文化类期刊中，排名第五位。

◆1994年被中央电视台评为“读者最喜爱的全国十大杂志”之一。

◆1997年、1999年先后两次入选“百种全国重点社科期刊”。

◆2000年荣获“首届国家期刊奖”。

◆2001年进入“中国期刊方阵”，获“双高”期刊称号。

◆目前辟有二十几个富有特色的常备栏目，如笑话、幽默世界、东方夜谈、外国文学故事鉴赏和中篇故事等。近年还相继推出百姓话题、名人讲故事、3分钟典藏故事等品牌栏目。

◆在全国设立了几十个发刊点，建立了强大的发行网络。

目 录

大祸从天降 (2)

风雨秋夜

案惊上下

幕后教唆

行奸猝死

弱女认冤

魂系狼窝口 (16)

坐地惊雷

古庙奇冤

老夫少妇

冤家路窄

扭曲的灵魂 (31)

带彩问号

含酸泪水

失去灵魂

黑色幽灵

人性回归

失落春梦

水火当有情 (54)

投河

寻尸

帮工

眷恋

蛰居

再生

红颜怨恨天 (72)

逐浪

突变

移情

横祸

厄运

新谜

情怨

情义伴君行 (94)

事发田间

情断两头

芳魂含笑

泪洒孤冢

三女抗争记 (109)

爱婿非婿

乡女落难

二拐耍坏

打上门来

鸡飞蛋打

情歌绝唱时 (128)

飞来横祸

事出有因

原来如此

退婚风波

添子添愁

情歌绝唱

亡灵的哭泣 (148)

人在檐下

低声下气

女儿受冤

峰回路转

美媚惨死

罪归何处	
山村血泪情	(167)
上门救孤	
情真意切	
祸从口出	
回家探母	
石破天惊	
编后记	(183)

旧恨春江流不断，新恨云山千
叠。



大祸从天降



风 雨 秋 夜

古塔县城南五十来里,有个叫梨树屯的小村子。村西头孤门独户住着一个年轻妇女,名叫刘菊香。刘菊香九岁就没了父母,领着个弟弟相依为命。想不到两年前弟弟遭人陷害,一念之差触犯了法律,判下八年徒刑。随后不久,丈夫又死于车祸,连种子也没来得及给她肚里留下一颗。说起她这命运,真是嫩菜瓜的瓢子苦透了。

深秋的一天夜晚,风雨交加,气温陡降。菊香顶门关窗,和往常一样早早上了铺。忽地,她隐隐听见门外一阵响动,像是有人来到了门檐下。她本能地感到一阵紧张,慌忙拉灭了灯。可是,除了窗外的风雨声,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她镇静了许多,可还有些放心不下,便拉亮电灯走到对面窗下,撩起窗帘向门外查看。这一看,她不由“啊——”一声:门檐下果真站着一个人,一个男人!她的心狂跳

起来。借着透出窗外的灯光，她辨清这个陌生的男人像个落汤鸡似地站着。大概此刻他也觉察到了什么，不声不响地扭头朝她看了一眼，但很快又转过头去，连腿都没挪一下。菊香猜想恐怕是过路避雨的，心静了许多，便拉上窗帘关灯睡觉。

朦朦胧胧睡了好大一会儿，她被门外急骤的风雨声惊醒过来，猛然想起了什么。打开电灯下床走到窗下朝外一看，那人竟还半步未移地站在门檐下！灯火里，他依旧背对着门，索索发抖。凭她一个寡妇的直觉，她断定这人不是那种油滑角色，于是产生了一种惻隐之心。她在屋里踌躇了一会，最后鼓起勇气打开了门：“喂，你进屋来吧，躲躲风雨。”

那人陡然一惊，转过脸来：“你，叫我进屋？”他探头向屋里望了一眼，却没有想进的意思。菊香见他那么拘束，愈加放心了些，又说：“进屋来吧，外面冷。”

又是一阵风夹着雨点袭来，那人此刻显然已经抵御不住屋里温暖的诱惑，嘴里嘀咕起来：“冷死了，冷死了。”他看了她一眼，僵直的身体抖了一下，小心地跨进门来。见他还只是呆站着，菊香不由仔细打量了他一番。他中等个头，瘦弱单薄，眉目端正，嘴角边和眉宇间还留着一股孩子气，看上去大不了二十岁。八成新的中山装湿得皱巴巴的，一双解放鞋被泥水沾得几乎看不出来了，显然是冒雨走了远路。她忙掩上门，给他搬了张凳子坐下，倒来一碗开水，又将一条干毛巾递在他手里，然后问：“你是哪个乡的？落雨黑夜的为什么出门呀？”他一声不吭，木桩似地僵坐在那儿，足足过了好几分钟，忽而捧过桌上的水碗咕嘟咕嘟几口喝干，喘息着趴在桌边，嚤嚤哭了起来。看样子，菊香猜他一定遇着了什么伤心的事，忙又倒了一碗水，道：“别哭别哭，有事慢慢说。”他听了，止住哭，抬起头盯着菊香，迟疑了好一会，才断断续续地说清了一桩令人发指的事情。

他叫黄小平，本县竹岭乡野山村人。家里只有一个二十三岁的姐姐兰英和瞎眼的母亲。不久前，县汽车运输公司到竹岭乡招工，黄小平顺利地通过了文化考试和体检。谁知，当招工人员最后到村

里办理录用手续时,却被村支部书记陈腊根利用职权卡住了。为了弟弟的前途,兰英急得四处奔走。11月2日晚上,兰英跨进陈腊根的家门求支书开恩。谁知人面兽心的陈腊根和他那个不三不四的儿子金福,都早已对兰英姑娘垂涎欲滴。兰英进门不久,就被这无耻的父子俩按倒在床上轮奸了。兰英出了陈家大门后悲愤交加,她欲哭无泪,欲诉无言,留下一纸遗书,含恨吊死在村外的一棵树上。当夜,黄小平找到姐姐的尸体,抓着姐姐的遗书要去找陈腊根拚命。当他走到一座偏僻无人的石桥上时,又被企图杀人灭口的陈腊根父子突然截住,飞起一棍砸昏了他,然后推下了河……

说到这里,他伸过脑袋扒开头发,后脑勺上清楚地显出了一块鼓着的伤痕。

难道真有这样的事!菊香听了不由瞪大了眼睛:“那你是怎么逃出来了?”“我命大,下水后就醒了过来。我水性好,趁着天黑一个猛子扎出半里路远。上岸后我拚命地跑。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说到这,黄小平又捧过碗喝了起来。

这时门外依旧风大雨猛。菊香见他还在索索发抖,不知怎么联想到千里之外的弟弟,升起了一种姐姐对弟弟的感情。她不由想将他留下过夜躲雨,可转而一想,半夜三更的,自己一个寡妇家,怎么能把一个陌生小伙子留宿在家里?天亮后人家知道了会怎么议论。可是,她刚拨拉开半扇大门,一股冰凉的雨点迎面袭来。她打了个寒颤,心又软了下来,既已这样了,还能把他往哪儿赶呀?她索性不再睡觉了,问他:“你和姐姐遭那么大的难,你怎么不报案,不告状?你怕乡里靠不住,可还有县里、省里呀。”

一听这话,黄小平放下了手中的碗,眼里闪出一丝光亮。“对呀,”他叫了一声,“我可以告到县里,告到省里。快,快给我笔和纸。”菊香忙给他找出纸和笔,两人伏在桌上,一字一句写起诉状来。

不知不觉村里的鸡叫了。看看门外雨也渐渐停了,黄小平手中的诉状已经写好,菊香感到眼下不能再留他了。她赶忙动手热了一碗饭递给他,说:“天快亮了,雨也停了。你快带着这份状子告状去

吧。”接着打开门给他指点了去路。黄小平狼吞虎咽地吃了饭，丢下碗筷朝菊香鞠了一躬，一转身急匆匆地走了。

送走黄小平，菊香松了口气。一阵倦意，她打了个呵欠，想关门再睡一会，就在这当口，她猛然发现，屋对面的树后幽灵似地闪出一条人影。她仔细一辨，不觉大吃一惊，只见那人撒开大步，悄悄朝黄小平刚才去的方向追了上去……

案 惊 上 下

古塔县政法委员会大门前，国徽高悬，庄严肃穆。风尘仆仆、衣衫不整的黄小平“扑通”跪在地上，放声哭叫：“救命啊，冤枉啊……”

时值中午11点半，正是机关、工厂、学校下班放学的高峰。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一下子被吸引住了，潮水似地涌了过来。人们驻足观望，议论纷纷。片刻，两个值班警察疾步走来，将他带进了大门。

当即，县政法委员会书记钟辉看了黄小平的诉状。时处当今，光天化日之下，在他的管辖县里，一个村支书如此依仗权势胡作非为，轮奸妇女逼死人命，又实施杀人灭口，这简直有点不可思议！这些败类，这些害群之马，把党纪国法扔到哪里去了。钟辉的心中不由升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怒火。他果断地抄起红铅笔，在那份诉状上严厉批示道：“转公安局，立即会同竹岭乡派出所，尽快侦查结案，逮捕罪犯！”

公安局刑警大队二大队长李光武，是个头脑清晰，处事干练的年轻人。他在接到批示的当天下午，就带了两名助手赶到了竹岭乡派出所。

小小的竹岭乡派出所总共只有两个人。所长因病住院开刀，剩下一个值班的，名叫赵中强。李光武简单说明了来意，准备立即传讯陈腊根。赵中强却暗暗吃了一惊：这么大一件恶性案子，怎么自己竟连一点风声也没听说过？要知道，野山村支部书记陈腊根可是

个响当当的省劳动模范呀。所以他婉转地建议李光武,对此时此地此事还是慎重点,先摸一下外围情况再说。但李光武觉得没有必要,临动身前,他还特地让黄小平口述了两遍,口述与诉状上写的几乎一字不差。同时他也有份量掂在心里:这件案子是钟辉亲口点名交给他的,这分明是领导上对他的偏爱和考验,他不能有半点迟缓和手软啊。赵中强毕竟资格嫩,没办过什么案子,见上面来的李光武如此坚决果断,也不敢谨小慎微了。暗想:野山村离他的派出所二十来里,在那偏僻的山角落里,谁能担保出不了那样的案子呢?

然而,案情的侦查的确一开始就不顺利。陈腊根一口咬定这是对他的陷害,并要求李光武要对他的名誉负责。案子没法审理下去,李光武只得将陈腊根暂时拘留在乡派出所,一方面连夜派助手去野山村摸底。

第二天,助手回到乡里,侦查结果使他大失所望:陈腊根家里只有两个女儿,根本就没有一个叫金福的儿子。案发时间11月2日,陈腊根他本人还在省城开会。而且,黄小平并没有亲姐姐,村里倒是有个姓宋的姑娘叫兰英,曾跟他恋爱过一阵,不过后来断了关系,去年就出嫁到外县去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李光武瞻前顾后,不得不有些警觉起来:这是怎么回事?莫非是一桩捏状诬告的假案?那个黄小平难道不懂得诬告要负法律责任?他立即给县里打电话,通知将黄小平收容,一面和助手留在野岭村继续侦查。终于,又一个线索使他找到了此案的突破口:据城西一家个体旅社反映,五天前,一个名叫黄小平的青年人住进小店,说是到县里替他姐姐告状的。第二天晚上,几个小流氓在店里喝酒吵闹,为争一个女人动起了板凳,失手把一旁看热闹那个姓黄的给打了,当时吓得他脸色煞白。当天夜里,他忽然大喊大叫着奔出旅店,说有人要打死他,也不知逃到哪里去了,至今还欠着两个晚上的住宿费哩。

李光武暗吃一惊:莫非这个黄小平是……

很快,黄小平被带到了县精神病医院。在门诊室里,他大吵大

骂：“我没有病！你们抓我干什么？你们这些混帐干部！”

医生见他两眼没有神采，视线短浅分散，又通过大脑仪器测定，最后，几个医生望望李光武，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

李光武气得一跺脚，第二天又赶回野山村，亲自查问了黄小平的亲属和知情者，案情得到了进一步证实。原来，黄小平去年高考落榜，不久碰上县汽车运输公司招工，由于名额限制他未被录取，便一直误以为是村支书陈腊根从中作梗。以后他相中了村里比他大两岁的姑娘宋兰英，两人要好了一阵。但由于女方父母坚决反对，兰英便提出中断了恋爱，后来跟陈腊根在外地的一个远房侄子结了婚。从此，黄小平的家里人就渐渐感觉到他的精神有点失常了。但由于程度还不严重，一直替他瞒着。一个星期前，他的病不知怎么突然发作起来，一下子跑到外面去了，惹出了这场麻烦。

到此为止，事情已经基本上水落石出，所有的疑点全被推翻了，李光武只得承认了一个他实在不愿下的结论：那份诉状，完全是一个失意狂的幻觉和臆想！

幕后教唆

看完李光武送来的案情报告，钟辉大大地被震动了。化了那么大精力，兴师动众，惊动了上上下下，竟查出是一个疯子！现在已闹得满城风雨，连省里都知道了。更麻烦的是，还险些碰翻了一个省劳动模范。唉，吃了几十年政法饭，没想到临近退休了还出这么件窝囊事。他心里一下子懊悔起来，当初不该在那份诉状上留下那么决断、肯定的批字，以致弄到了如此被动难堪的地步。

一定要把这被动的局面扭转过来。钟辉撤灭了烟蒂，让人将李光武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光武，辛苦了。”他让李光武在沙发上坐定，道：“这桩案子闹得很大，刚才省里也来了电话寻问调查结果，不过——”他顿了一下，“现在结案，我看还为时过早。你想，黄小平一个神经错乱的疯子，怎么可能把那份诉状搞得滴水不漏，而且陈

述得滚瓜烂熟？”他见李光武用心听着，又说：“我看黄小平是被人利用的，他这后面可能隐藏着教唆者。”说到这，钟辉站起身来，在屋里来回踱了几步：“社会上，现在有一种新的犯罪倾向值得注意，一些人目无法纪，怀着种种个人的目的，不择手段地对先进模范进行诬告陷害，扰乱安定团结，影响极坏，我们要重点打击一下！”

头脑精明的李光武很快领会了钟辉的意图。他知道，这桩上上下下造成很大影响的案子，到了如今这一步，要想堂堂正正地结局收尾，无论如何也要将一个教唆黄小平的幕后指使者追查出来。而且看来，寻求线索还得从这个疯子身上下功夫。他站起身道：“钟书记，这个案子仍旧交给我吧。我一定查他个真正的水落石出！”“好。”钟辉一拍他的肩头，“办案就要有这么一股劲头。”

这一次，李光武改变了战术。他将黄小平安排进公安局环境幽静的小招待所，他自己脱去警服，整天跟黄小平混在一起，又让医生开了些镇静的药给他服用。经过慢慢引逗他的话题，终于套出了那天夜里有个女人帮他一道写诉状的细节。但是那个女人究竟家住哪里，人在何方，黄小平却始终说不清。

虽然如此，李光武已能基本上断定，那个女人，就是他要寻找的那个教唆犯。于是，一份协助排查的内部通报当天就发到了各乡。

行奸猝死

再说梨树屯的寡妇刘菊香，那天凌晨在家门口发现了跟在黄小平身后的人影后，就一直提心吊胆。虽然她清楚自己没做什么亏心事，但她却隐隐预感到，那个人早晚会来找她的麻烦，因为那人不是别人，而是村里的治保主任李二保。

自从刘菊香丈夫死后不久，李二保就三天两头找碴儿跟她粘乎，一双勾勾眼直往她身上和屋里瞄。那天凌晨，他偶尔发现了从菊香屋里出来的黄小平，不由妒火横生：他妈的，老子咽了几年口水，连个味儿还没闻到，竟让你这野小子占了先。他本想追上去，狠

狠揍那小子一顿解解醋意。哪料黄小平埋着头直往前窜，跑得比兔子还快。他追了老远没追上，看看天已亮了，只好跺脚作罢。时不多久，乡里召开各村治保主任会议，他看到了一份通报，不由心中一动：嘿，讨便宜的机会总算来了。

傍晚时候，他在村口碰上了正从地里回村的菊香，便晃悠悠地粘了过去。菊香一见他，转身就走。李二保上前故作紧张地说道：“菊香，你大祸临头了！”

菊香吃了一惊，勉强笑道：“啥事？”

“你犯法了！”李二保两眼骨碌一转，左右一瞄，压低声说：“事到如今，你还想瞒我吗？实话告诉你，你屋里留男人那天夜里，我屋外听了大半夜……”“那碍啥？”菊香极力镇静着说，“我，我又没做坏事。”“没做坏事？嘿嘿！”李二保冷冷一笑，“可别当我吓你。今天下午我在乡里刚开完了紧急会议。我问你，跟你在一屋的那个野小子姓黄吧？”“姓黄又怎么啦？”“嘿嘿，”李二保现在确定了通报上说的黄小平就是那天晚上自己见到的那个野小子。他一阵得意，提高了语调：“你知道他上哪啦？他到县政法委员会诬告、陷害人家一个响当当的省劳模，闹通了天。现在公安部门要侦查谁是他的教唆犯。懂什么是教唆犯吗？就是谁跟他有过串通勾搭。”

一听是这么回事，菊香心定了些：“那碍我什么事？我又没串通他去犯哪个法。”

李二保双手叉腰：“你别糊涂。那小子告的假状全都是跟你先说的，是你给他纸笔写的状子，还给他吃了饭，又送出了门，这不是串通勾搭又是什么？”他叹了一口气，“唉，你真倒霉，撞到枪口上去啦。照法律条文，你这可是要判刑坐牢的，起码也得十年！”听到这里，菊香的脸白了，她可怜巴巴地望着李二保：“那，那怎么办？我……”

李二保的眼睛贪婪地扫着她丰满的身子和俊美的脸，说：“办法我倒是有的，在这里说不方便。快回家去吧，晚上给我留着门，别拿我当老虎似的。你心里没我李二保，可我还是不想害你。”

李二保的话有鼻子有眼，菊香不能不信，心里像十五只吊桶打